



史記

文白对照

(西汉) 司马迁◎撰
中华文化讲堂◎译

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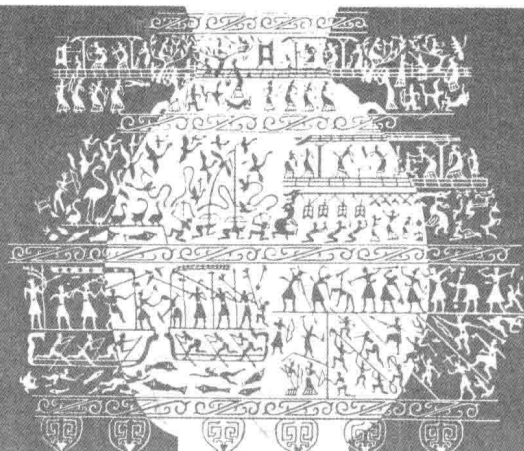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華僑出版社

文／白／对／照

史記

(西汉) 司马迁◎撰
中华文化讲堂◎译

四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十四 蘇州府志卷之

列傳(二)



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

季布者，楚人也。为气任侠，有名于楚。项籍使将兵，数窘汉王。及项羽灭，高祖购求布千金，敢有舍匿，罪及三族。季布匿濮阳周氏。周氏曰：“汉购将军急，迹且至臣家，将军能听臣，臣敢献计；即不能，愿先自刭。”季布许之。乃髡钳季布，衣赭衣，置广柳车中，并与其家僮数十人，之鲁朱家所卖之。朱家心知是季布，乃买而置之田。诫其子曰：“田事听此奴，必与同食。”朱家乃乘轺车之洛阳，见汝阴侯滕公。滕公留朱家饮数日。因谓滕公曰：“季布何大罪，而上求之急也？”滕公曰：“布数为项羽窘上，上怨之，故必欲得之。”朱家曰：“君视季布何如人也？”曰：“贤者也。”朱家曰：“臣各为其主用，季布为项籍用，职耳。项氏臣可尽诛邪？今上始得天下，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，何示天下之不广也！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，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。夫忌壮士以资敌国，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。君何不从容为上言邪？”汝阴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侠，意季布匿其所，乃许曰：“诺。”待间，果言如朱家指。上乃赦季布。当是时，诸公皆多季布能摧刚为柔，朱家亦以此名闻当世。季布召见，谢，上拜为郎中。

孝惠时，为中郎将。单于尝为书嫚吕后，不逊，吕后大怒，召诸将议之。上将军樊哙曰：“臣愿得十万众，横行匈奴中。”诸将皆阿吕后意，曰“然”。季布曰：“樊哙可斩也！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

季布是楚国人，为人爱打抱不平，急人之难，在楚地名气很大。项羽曾让他率领军队与汉王刘邦作战，多次使汉王陷于困境。等到项羽被打败以后，高祖悬赏千金捉拿季布，并且下令说胆敢窝藏的，连坐三族。季布就躲到濮阳一个姓周的人家里面，周氏说：“朝廷急切地悬赏捉拿你，很快就要追查到我家来了。将军如果相信我，我愿意替你出个计策；如果不能，我情愿先死在你面前。”季布答应了。于是周氏给季布剃去头发，脖子套上铁锁，换上粗布衣服，让他坐进运棺材的车里，和周家的数十名家僮一起卖给鲁县的朱家。朱家知道是季布，就把他买了下来，将他安排到田里去干农活，并告诫他的儿子说：“田里的事情听由这个家奴自己去做，你一定要和他吃同样的饭，不可以怠慢他。”随后朱家又乘轻便的马车到洛阳，拜见汝阴侯滕公。滕公邀请他一起喝了几天的酒，朱家乘着酒宴的机会对滕公说：“季布到底犯了什么大罪，让皇上这么急迫地追捕他？”滕公说：“季布多次替项羽出谋，把皇上逼入困境，皇上因此十分怨恨，所以一定要捉到他才肯善罢甘休。”朱家说：“您认为季布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滕公说：“他是个贤能的人。”朱家说：“臣子各自替自己的主子尽力，季布替项羽出谋划策，这只是他的职责而已。项羽的臣子难道就要统统斩尽杀光吗？如今皇上刚刚得到天下，仅仅为了自己的私仇而四处搜捕一个人，这是要向天下人显示自己器量狭小啊！况且像季布这样贤能的人而汉朝搜捕却如此急迫，这样一来，他不是向北逃往匈奴，就是向南逃往越地。这种嫉恨壮士而逼着他被迫去辅佐敌国的行为，就是伍子胥对楚平王掘墓鞭尸的缘故。您为什么不找个机会劝劝皇上呢？”汝阴侯滕公心里知道朱家是一位大侠，料到季布一定躲藏在他家里，就答应说：“好。”等到有了机会，滕公果然按照朱家的意思向皇上进言劝谏，皇上于是就把季布赦免了。那时候，大家都赞赏季布能变刚为柔，朱家也因此而闻名于当世。后来季布被皇上召见，他向皇上谢罪，并感激皇上赦免了他，而皇上任命他为郎中。

孝惠帝的时候，季布担任中郎将的官职。匈奴的单于曾经写信侮辱吕后，对吕后出言不逊。吕后大怒，就召集了众将领，一起来商讨这件事。上将军樊哙说：“臣愿意率领十万人马，横扫匈奴境内。”在场的将领们都想迎合吕后的心意，就一齐说“好”。季布说：“樊哙真该杀！当年，高祖带兵四十多万人，尚

众，困于平城，今唉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，面欺！且秦以事于胡，陈胜等起。于今创痍未瘳，唉又面谀，欲摇动天下。”是时殿上皆恐，太后罢朝，遂不复议击匈奴事。

季布为河东守，孝文时，人有言其贤者，孝文召，欲以为御史大夫。复有言其勇，使酒难近。至，留邸一月，见罢。季布因进曰：“臣无功窃宠，待罪河东。陛下无故召臣，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；今臣至，无所受事，罢去，此人必有以毁臣者。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，一人之毁而去臣，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也。”上默然惭，良久曰：“河东吾股肱郡，故特召君耳。”布辞之官。

楚人曹丘生，辩士，数招权顾金钱。事贵人赵同等，与窦长君善。季布闻之，寄书谏窦长君曰：“吾闻曹丘生非长者，勿与通。”及曹丘生归，欲得书请季布。窦长君曰：“季将军不说足下，足下无往。”固请书，遂行。使人先发书，季布果大怒，待曹丘。曹丘至，即揖季布曰：“楚人谚曰‘得黄金百，不如得季布一诺’，足下何以得此声于梁楚间哉？且仆楚人，足下亦楚人也。仆游扬足下之名于天下，顾不重邪？何足下距仆之深也！”季布乃大说，引入，留数月，为上客，厚送之。季布名所以益闻者，曹丘扬之也。

季布弟季心，气盖关中，遇人恭谨，为任侠，方数千里，士皆争为之死。尝杀人，亡之吴，从袁丝匿。长事袁丝，弟畜灌夫、籍福之属。尝为中司马，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礼。少年多时时窃籍其名以行。当是时，季心以勇，布以诺，著闻关中。

且被匈奴围困在平城，现在樊哙怎么可能凭十万兵力就在匈奴境内横冲直撞呢？真是当面撒谎！况且秦朝正是因为对胡人用兵，才引起陈胜等人的暴动。如今战争的创伤还没有恢复过来，樊哙又当面阿谀逢迎太后，是企图使天下陷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啊。”这时殿上的大臣听了都非常惊恐，太后也就退朝，从此不再商议征伐匈奴的事了。

季布担任河东郡守。孝文帝的时候，有人推荐说他很贤能，孝文帝就召见他，想任用他做御史大夫。后来又有人说他很勇敢，但爱喝酒使性子，令人难以亲近。季布到了京城，在客馆里住了一个月，文帝见过后就不理他了，让他继续回原郡。季布因此向皇上进言说：“我无功而受宠，得以在河东担任郡守。陛下平白无故地召见我，这一定是有人妄誉我而欺骗陛下。现在我到了京城，却又没有什么事情，就这样让我回去，一定是有人在陛下面前诽谤我。陛下因为一个人的称赞便召见我，又因为一个人的诋毁便让我回去，我担心天下有识之士听说了这件事，就会由此看出您为人处事的深浅来了。”皇上听了默不作声，心中感到很惭愧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河东是朝廷最重要的郡，如同大腿和胳膊一般，所以才特地召见你啊。”季布便告辞，又回到河东郡守的任上。

楚人曹丘生，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，多次用金钱巴结权贵。他曾经侍奉过权贵赵同等人，与窦长君的交情很好。季布知道了这件事，便给窦长君写了一封信劝他道：“我听说曹丘生不是个有德行的人，您不要和他来往才好。”等到曹丘生回去时，想要窦长君写封介绍信，介绍他去见季布。窦长君说：“季将军不喜欢你，你还是不要去了。”曹丘生坚决要求，最后得到了，于是拿着信去了。曹先派人给季布送介绍信，季布看了果然大为愤怒，等着曹丘生到来。曹丘生到了，马上向季布长揖行礼说：“楚人有句谚语说‘得到黄金百金，不如得到季布您的一句允诺’，您怎么能在梁、楚一带获得这么好的名声呢？况且我是楚国人，您也是楚国人。我周游天下到处宣扬您的大名，难道对您还不重要吗？您何必如此坚决地拒绝我呢？”季布听了于是十分高兴，把他请了进来，留住了几个月，待为贵宾，走的时候又送他一份厚礼。季布的名声后来之所以更大，都是曹丘生替他宣扬的。

季布的弟弟季心，勇气和胆略在关中享有盛名。他待人恭敬又谨慎，行侠仗义，好打抱不平，方圆数千里的士人都争着为他尽力效死。有一次季心杀了人，逃到吴国，躲在袁丝的家。他以服侍长辈的礼节侍奉袁丝，对待灌夫、籍福等人就像对待弟弟一样地照顾有加。他曾经担任中尉下属司马的官职，中尉郢都对他以礼相待。很多年轻人常常借着他的名义在外面行事。那个时候，季心以他的勇敢而出名，季布以他的守信而出名，季氏兄弟闻名于关中。

季布母弟丁公，为楚将。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，短兵接，高祖急，顾丁公曰：“两贤岂相戾哉！”于是丁公引兵而还，汉王遂解去。及项王灭，丁公谒见高祖。高祖以丁公徇军中，曰：“丁公为项王臣不忠，使项王失天下者，乃丁公也。”遂斩丁公，曰：“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！”

栾布者，梁人也。始梁王彭越为家人时，尝与布游。穷困，赁佣于齐，为酒人保。数岁，彭越去之巨野中为盗，而布为人所略卖，为奴于燕。为其家主报仇，燕将臧荼举以为都尉。臧荼后为燕王，以布为将。及臧荼反，汉击燕，虏布。梁王彭越闻之，乃言上，请赎布以为梁大夫。

使于齐，未还，汉召彭越，责以谋反，夷三族。已而梟彭越头于雒阳下，诏曰：“有敢收视者，辄捕之。”布从齐还，奏事彭越头下，祠而哭之。吏捕布以闻。上召布，骂曰：“若与彭越反邪？吾禁人勿收，若独祠而哭之，与越反明矣。趣烹之。”方提趣汤，布顾曰：“愿一言而死。”上曰：“何言？”布曰：“方上之困于彭城，败荥阳、成皋间，项王所以不能西，徒以彭王居梁地，与汉合从苦楚也。当是之时，彭王一顾，与楚则汉破，与汉而楚破。且垓下之会，微彭王，项氏不亡。天下已定，彭王剖符受封，亦欲传之万世。今陛下一征兵于梁，彭王病不行，而陛下疑以为反，反形未见，以苛小案诛灭之，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。今彭王已死，臣生不如死，请就烹。”于是上乃释布罪，拜为都尉。

孝文时，为燕相，至将军。布乃称曰：“穷困不能辱身下志，非人也；富贵不能快意，非贤也。”于是尝有德者厚报之，有怨者必以法灭之。吴反时，以军功封俞侯，复为燕相。燕齐之间皆为栾布立

季布的舅舅丁公，在楚王项羽手下担任将领。丁公曾经奉项羽之命，率军把高祖围困在彭城的西面。短兵相接，高祖见情势十分危急，就对丁公说：“我们两个贤能的人难道要互相残害吗？”于是丁公就率领兵士返回，汉王便得以脱身而去。后来项王战败，丁公去拜见高祖。高祖却将丁公捉住，在军营中示众，说道：“丁公身为项王的臣子，却不能对项王尽忠。使项王丧失天下的，正是丁公啊！”于是就杀了丁公，并说道：“希望后代为人臣子的不要效法丁公！”

栾布是梁地的人。当初梁王彭越还是普通百姓的时候，曾与栾布有交情。栾布家里很贫困，被人雇佣在齐地替一个酒家做工。经过了几年时间，彭越离家来到巨野一带做了强盗，栾布此时被人掳去卖到燕地做奴隶。栾布曾因替他的主人报仇，被燕国的将军臧荼推荐做了都尉。臧荼后来成为燕王，就任命栾布做将领。等到臧荼起兵造反，汉朝进攻燕国，把栾布俘虏了。梁王彭越听说了这件事，就去请求皇上，赎回栾布让他担任了梁国的大夫。

后来栾布奉命出使到齐国，还没返回来。高祖召见彭越，将他以谋反的罪名论处，他的父母、兄弟、妻子三族都被斩尽杀绝。行刑后又把彭越的头悬挂在洛阳城门下示众，颁布诏令说：“敢收殓或看望的，立即逮捕。”栾布从齐国返回，就把自己出使的情况，在城门下向彭越的头颅汇报，一边哭着一边祭祀。官吏就抓捕了他，并报告给皇上。皇上召见栾布，骂他道：“你要和彭越一同造反吗？我禁止任何人收尸看望，你却偏偏跑去祭祀哭他，这分明是和彭越一起造反的，赶快把他烹了！”左右的人正要抬着栾布走向汤镬的时候，栾布回过头来说道：“我还有一句话要说，说完再死。”皇上问：“你要说什么？”栾布说：

“当年皇上被围困在彭城，在荥阳、成皋一带战败的时候，项王之所以不能继续向西追击，就是因为彭王驻守在梁地，跟汉军联合而使楚军为难的缘故啊。当时，只要彭王一回头，跟楚联合，汉就会失败；跟汉联合，楚就会失败。况且垓下之战，如果没有彭王的作战，项王是不会灭亡的。天下安定之后，彭王接受玺印接受分封，是希望能把这个封爵世代地传下去。现在陛下一声令下到梁国征调军队，彭王仅仅因病不能前来，陛下就怀疑，认为他要谋反。谋反的证据也没有看到，就以琐细的事情为罪名而把他的家族诛灭了，我担心功臣会人人感到危险。现在彭王已经死了，我活着倒不如死了更好，就请您把我烹了吧。”于是皇上就赦免了栾布的罪，并任命他做了都尉。

孝文帝的时候，栾布担任燕国的国相，官做到将军。栾布声称：“贫穷潦倒的时候不能忍辱求全，就不是一个好汉；富贵以后不能称心快意，就不是一个贤能的人。”于是对那些曾经有恩于自己的人，都给他们丰厚的回报；对与自己有怨仇的人，一定借用法律来杀掉。吴、楚七国反叛时，栾布因功被封为俞侯，又

社，号曰栾公社。

景帝中五年薨。子贲嗣，为太常，牺牲不如令，国除。

太史公曰：以项羽之气，而季布以勇显于楚，身屡军搴旗者数矣，可谓壮士。然至被刑戮，为人奴而不死，何其下也！彼必自负其材，故受辱而不羞，欲有所用其未足也，故终为汉名将。贤者诚重其死。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，非能勇也，其计画无复之耳。栾布哭彭越，趣汤如归者，彼诚知所处，不自重其死。虽往古烈士，何以加哉！

做了燕国的国相。燕、齐一带许多地方都为栾布建造了祠堂，叫作栾公社。

孝景帝中元五年的时候，栾布去世。他的儿子栾贲继承爵位，担任太常官，后来因为祭祀所用的牲畜不合法令的规定，封国被撤销。

太史公说：以项羽那样的气概，而季布尚且能够凭借勇敢在楚国闻名。他身经百战，多次攻打敌军，斩将夺得敌人的军旗，真可算得上是好汉了。然而他遭受刑罚，给人做奴隶却不肯随便死去，表面看多么卑劣啊！他之所以如此，一定是因为对自己的才能很自信，因此虽然受到侮辱却并不感到羞耻，以期望将来可以施展他的抱负，所以最后终于成了汉朝的名将。凡是贤能的人，都不会轻易言死。奴婢、姬妾这些低贱的人因为一时冲动就要自杀，不能说是勇敢，是因为他们觉得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。栾布哭悼彭越，把赴汤镬就死看得如同回家一样，因为他真正懂得人死的价值，所以不再畏惧一死。即使古代那些激昂慷慨、重义轻生的人，也无法超过他啊！

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

袁盎者，楚人也，字丝。父故为群盗，徙处安陵。高后时，盎尝为吕禄舍人。及孝文帝即位，盎兄睢任盎为中郎。

绦侯为丞相，朝罢趋出，意得甚。上礼之恭，常自送之。袁盎进曰：“陛下以丞相何如人？”上曰：“社稷臣。”盎曰：“绦侯所谓功臣，非社稷臣，社稷臣主在与在，主亡与亡。方吕后时，诸吕用事，擅相王，刘氏不绝如带。是时绦侯为太尉，主兵柄，弗能正。吕后崩，大臣相与共畔诸吕，太尉主兵，适会其成功，所谓功臣，非社稷臣。丞相如有骄主色。陛下谦让，臣主失礼，窃为陛下不取也。”后朝，上益庄，丞相益畏。已而绦侯望袁盎曰：“吾与而兄善，今儿廷毁我！”盎遂不谢。

及绦侯免相之国，国人上书告以为反，征系清室，宗室诸公莫敢为言，唯袁盎明绦侯无罪。绦侯得释，盎颇有力。绦侯乃大与盎结交。

淮南厉王朝，杀辟阳侯，居处骄甚。袁盎谏曰：“诸侯大骄必生患，可适削地。”上弗用。淮南王益横。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谋反事发，治，连淮南王，淮南王征，上因迁之蜀，輜车传送。袁盎时为中郎将，乃谏曰：“陛下素骄淮南王，弗稍禁，以至此，今又暴摧折之。淮南王为人刚，如有遇雾露行道死，陛下竟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，有杀弟之名，奈何？”上弗听，遂行之。

袁盎是楚国人，字丝。他的父亲曾经当过强盗，后来迁居到安陵。吕后时期，袁盎曾经当过吕后侄子吕禄的家臣。等到孝文帝登基，袁盎的哥哥袁哿保他当了中郎的官。

绦侯周勃担任丞相时，每次朝见之后，都快速地走出朝廷，很是得意洋洋。皇上对他也非常恭敬，常常亲自目送他出去。袁盎对孝文帝进谏说：“陛下认为丞相绦侯是什么样的人呢？”皇上说：“他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臣。”袁盎说：“绦侯是所谓的功臣，并不是国家的重臣。国家的重臣应该与皇上共存亡，当年吕后当政的时候，吕氏族人执掌大权，擅自争相封王，以致使得刘家的天下几乎快要灭亡，国脉就像丝带一样的细微。那个时候，绦侯身为太尉，掌握兵权，却不能匡正时政。吕后去世后，朝中大臣一起讨伐吕氏族人，太尉掌握兵权，恰好使他遇到这个立功的机会，故而说他是所谓的功臣，而不能说是社稷的重臣。现在丞相类似对皇上露出骄傲的神色，而陛下却总是谦虚退让，人臣与君主都违背了应守的礼节，我私下认为这是不合适的。”从此再上朝的时候，皇上就逐渐严肃起来，丞相则日益畏惧。后来绦侯埋怨袁盎说：“我与你的兄长袁哿交情甚好，如今你小子却在皇上面前毁谤我！”袁盎听了也不向他谢罪。

后来绦侯被罢免了丞相的职位，回到自己的封国，封国中有人上书朝廷，说他想谋反。于是绦侯被召进京，关在监狱中。这时皇室宗亲以及各位公卿都不敢替他辩驳，只有袁盎站出来证明绦侯是无辜的。绦侯最后得以释放，袁盎费了很多心力。绦侯从此与袁盎成为挚友。

淮南王刘长进京朝见的时候，杀了辟阳侯，他平时待人处世也甚为骄横。袁盎劝谏皇上说：“诸侯太强大太骄横必然会生祸患，可以适当当地削减他们的封地。”皇上不听，淮南王于是更加骄横。后来棘蒲侯柴武太子预备造反的事被察觉，追查治罪时，案子牵连到了淮南王。淮南王被调进京，皇上便将他贬到蜀地去，用囚车押送他。袁盎当时被任命为中郎将，便劝谏皇上说：“陛下从前放任淮南王骄纵，而不稍稍加以限制，以致到了现在这种地步，如今又突然惩治他。淮南王性情刚烈，倘若在路上遇到风霜寒露，死在半途中，陛下就会被世人认为不能宽容弟弟，甚至背上杀死弟弟的恶名，那可怎么办呢？”皇上不听，就打发淮南王上路了。

淮南王至雍，病死，闻，上辍食，哭甚哀。盎入，顿首请罪。上曰：“以不用公言至此。”盎曰：“上自宽，此往事，岂可悔哉！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，此不足以毁名。”上曰：“吾高世行三者何事？”盎曰：“陛下居代时，太后尝病，三年，陛下不交睫，不解衣，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。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，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，过曾参孝远矣。夫诸吕用事，大臣专制，然陛下从代乘六传驰不测之渊，虽赍育之勇不及陛下。陛下至代邸，西向让天子位者再，南面让天子位者三。夫许由一让，而陛下五以天下让，过许由四矣。且陛下迁淮南王，欲以苦其志，使改过，有司卫不谨，故病死。”于是上乃解，曰：“将奈何？”盎曰：“淮南王有三子，唯在陛下耳。”于是文帝立其三子皆为王。盎由此名重朝廷。

袁盎常引大体忼慨。宦者赵同以数幸，常害袁盎，袁盎患之。盎兄子种为常侍骑，持节夹乘，说盎曰：“君与斗，廷辱之，使其毁不用。”孝文帝出，赵同参乘，袁盎伏车前曰：“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，皆天下豪英。今汉虽乏人，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余人载！”于是上笑，下赵同。赵同泣下车。

文帝从霸陵上，欲西驰下峻阪。袁盎骑，并车揽辔。上曰：“将军怯邪？”盎曰：“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百金之子不骑衡，圣主不乘危而徼幸。今陛下骋六驂，驰下峻山，如有马惊车败，陛下纵自轻，奈高庙、太后何？”上乃止。

上幸上林，皇后、慎夫人从。其在禁中，常同席坐。及坐，郎署长布席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。慎夫人怒，不肯坐。上亦怒，起，入禁中。盎因前说曰：“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。今陛下既已立后，慎夫

淮南王行至雍地就病死了，消息传来，文帝很难过，饭也吃不下，哭得很厉害。袁盎上朝，向文帝叩头请罪。文帝说：“因为之前没有采用你的意见，所以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”袁盎说：“皇上请想开些，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，后悔还有什么用呢？再说陛下做过三件高出世人的事，这一件不足以坏掉您的名声。”皇上说：“我做过哪三件一般人比不了的事？”袁盎说：“陛下当初为代王时，太后曾经一病三年，陛下在这期间不曾合眼，也没有解下衣服好好睡过一觉，汤药不经陛下亲口尝过，就不进奉给太后。曾参作为布衣百姓，尚且难以做到这样，现在陛下身为君主却做到了，您比曾参要孝顺多了。吕氏族人当政，而后又是大臣们独断朝政，然而陛下居然乘上一辆六匹马拉的车子，从代国奔赴祸福不测的京师，即便孟贲、夏育那样的勇武之人，也比不上陛下您啊。陛下到达长安的代国府邸后，两次面向西方，三次面向南方辞让天子之位。贤者许由也不过辞让天下一回，而陛下竟能五次辞让天下，超过许由四次之多。况且陛下贬逐淮南王的本意，是想要借此劳苦他的心志，使他能够改过自新，由于官吏护卫不周，这才得病而死。”听了这话，文帝才稍稍宽慰了些，说道：“那以后该怎么办呢？”袁盎说：“淮南王有三个儿子，就看陛下您的安排了。”于是文帝便把淮南王的三个儿子全都封做了王。袁盎也因为这件事而名震朝廷。

袁盎常常在一些大的问题上慷慨陈词。宦官赵同倚仗皇上的宠幸，常常暗中伤害袁盎，袁盎为此也感到很头疼。袁盎的侄子袁种是皇上的侍从骑士，手持符节随从皇帝左右。袁种劝袁盎说：“您可以找机会在朝廷上当众侮辱他一回，这样他日后所毁谤的话就不起作用了。”一次，孝文帝外出，赵同在车上陪侍，袁盎就过去跪在车前，说道：“我听说只有国家的英雄豪杰才有资格陪同天子共乘一辆车。如今汉王朝即使再没有人才，也不至于让一个受过刀锯之刑的宦官陪同您坐一辆车啊！”文帝听后笑着让赵同下车，赵同流着眼泪下了车。

有一次，文帝从霸陵上山，打算从西边的陡坡纵马奔驰而下。袁盎骑着马，紧靠着皇帝的车子，拉住了马车的缰绳。皇上说：“将军害怕了吗？”袁盎说：“我听说家有千金的人就坐时不靠近房檐底下，家有百金财富的人站立的时候不倚在楼台的栏杆上，圣明的君主不去冒险而心存侥幸。现在陛下要驾着六匹马的车子冲下高坡，假如发生马匹受惊车辆毁坏的事，陛下即便看轻自己的性命，怎能对得起高祖和太后呢？”文帝这才中止。

皇上巡幸上林苑，窦皇后和慎夫人跟从。她们在宫中的时候，常常是同席而坐。这次，等到就坐的时候，郎署长布置坐席的位次，袁盎把慎夫人的坐席向后拉了一些。慎夫人发怒不肯坐。文帝也生气了，站起身来回到内宫。袁盎就上前劝说道：“我听说尊卑有序则上下和睦。如今陛下既然已经立了皇后，慎夫人只

人乃妾，妾主岂可与同坐哉！适所以失尊卑矣。且陛下幸之，即厚赐之。陛下所以为慎夫人，适所以祸之。陛下独不见‘人彘’乎？”于是上乃说，召语慎夫人。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。

然袁盎亦以数直谏，不得久居中，调为陇西都尉。仁爱士卒，士卒皆争为死。迁为齐相。徙为吴相，辞行，种谓盎曰：“吴王骄日久，国多奸。今苟欲劾治，彼不上书告君，即利剑刺君矣。南方卑湿，君能日饮，毋何，时说王曰毋反而已。如此幸得脱。”盎用种之计，吴王厚遇盎。

盎告归，道逢丞相申屠嘉，下车拜谒，丞相从车上谢袁盎。袁盎还，愧其吏，乃之丞相舍上谒，求见丞相。丞相良久而见之。盎因跪曰：“愿请间。”丞相曰：“使君所言公事，之曹与长史掾议，吾且奏之；即私邪，吾不受私语。”袁盎即跪说曰：“君为丞相，自度孰与陈平、绛侯？”丞相曰：“吾不如。”袁盎曰：“善，君即自谓不如。夫陈平、绛侯辅翼高帝，定天下，为将相，而诛诸吕，存刘氏；君乃为材官蹶张，迁为队率，积功至淮阳守，非有奇计攻城野战之功。且陛下从代来，每朝，郎官上书疏，未尝不止辇受其言，言不可用置之，言可受采之，未尝不称善。何也？则欲以致天下贤士大夫。上日闻所不闻，明所不知，日益圣智；君今自闭钳天下之口而日益愚。夫以圣主责愚相，君受祸不久矣。”丞相乃再拜曰：“嘉鄙野人，乃不知，将军幸教。”引入与坐，为上客。

盎素不好晁错，晁错所居坐，盎去；盎坐，错亦去：两人未尝同堂语。及孝文帝崩，孝景帝即位，晁错为御史大夫，使吏案袁盎受吴王财物，抵罪，诏赦以为庶人。

吴楚反，闻，晁错谓丞史曰：“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，专为蔽

是姬妾，姬妾怎么能和主上并排而坐呢？这样会扰乱尊卑的次序。再说陛下如果宠爱她，可以厚厚地赏赐她。刚才那种行为，陛下以为是宠爱她，其实恰恰害了她。陛下难道忘了‘人彘’吗？”皇上这才高兴起来，召来慎夫人，把袁盎的话告诉了她。慎夫人就赐给袁盎黄金五十斤。

但是袁盎也因为屡屡直言劝谏，不能长久地留在朝中，后来被调到陇西任都尉。他对士兵们爱护有加，士兵们都争相为他效命。之后，他被升迁做了齐国丞相。后又调任做了吴国丞相，在辞别前行的时候，袁种对袁盎说：“吴王骄横日久，国中有许多奸诈之人。如今您若要弹劾、惩治他们，他们不上书诬告您，就会用利剑来刺杀您。南方地势低洼潮湿，希望您能多喝酒，不要管什么事，时常劝说吴王不要造反就是了。如果能这样，就能侥幸免去祸患。”袁盎接受了袁种的建议，吴王于是厚待袁盎。

袁盎请假回家，在路上碰到丞相申屠嘉，他便下车向丞相行礼。丞相没有下车，只在车上表示谢意，袁盎回来后，面对属吏很感羞愧，于是就到丞相的府上，要求拜见。等了很长时间，丞相才出来，袁盎便跪下说：“希望和丞相单独说话，请旁人回避一下。”丞相说：“如果你所说的是公事，请前往官署与长史属官商议，我将把你的奏章呈报上去；如果说的是私事，我不听私下的言语。”袁盎就跪着说道：“你当丞相，请自己揣度一下，比得上陈平、绛侯吗？”丞相说：“我比不上他们。”袁盎说：“好，你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就好。陈平、绛侯辅佐高祖，平定天下，位居将相，诛杀了吕氏族人，保住了刘氏的基业；您原来不过是个拉大弓的低级武士，被提升为队长，积累功劳做到了淮阳郡的太守，并没有出谋划策过，也没有在攻城夺地、野外厮杀中立下战功。再说陛下从代地来，每次上朝，郎官呈上奏书，皇上没有一次不是停下车驾，恭敬听取他们的意见。意见不能采用的，就放置一边；可以采纳的，就采纳，而且没有一次不称道赞许他们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要用来招致天下的贤能士大夫啊。皇上每天聆听从前没听过的事情，明白以前所不知的道理，便日益英明智慧起来；您现在却亲自封闭天下人的口，而使得自己一天天变得愚昧。让一个圣明的君主来面对一个愚钝的丞相，你遭祸的日子不会远了。”申屠嘉向袁盎拜了两拜，说道：“我这个粗鄙庸俗的人，不明事理，幸蒙将军您的教诲。”于是引袁盎入内室同坐，待为上客。

袁盎一向不喜欢晁错，只要有晁错在的地方，袁盎就离去；而袁盎在座时，晁错也离开。两个人从来没有在一间屋子谈过话。等到孝文帝去世后，孝景帝继位，晁错担任御史大夫，派遣官吏去核查袁盎收受吴王财物的事，要将其判罪下狱。后来景帝下诏令将袁盎赦免，贬为平民。

吴楚叛乱，消息传到了京城，晁错对丞史说：“袁盎收了吴王许多金钱，